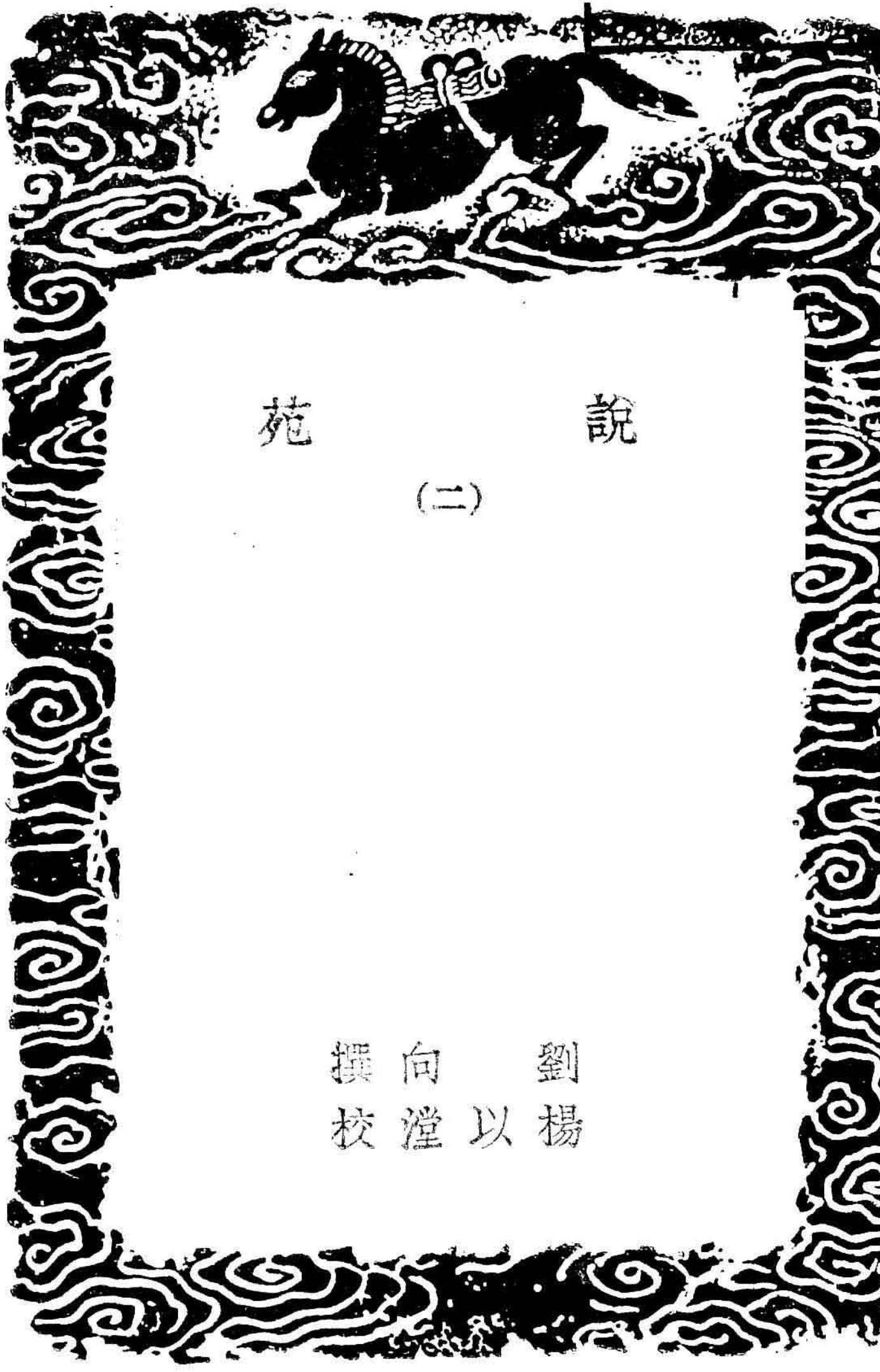


說

苑

二





苑

說

(二)

劉 向 撰
楊 湜 校

尊賢

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。必尊賢而下士。易曰。自上下下。其道大光。又曰。以貴下賤。大得民也。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。將懷遠而致近也。夫朝無賢人。猶鴻鵠之無羽翼也。雖有千里之望。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。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。致遠道者託於乘。欲霸王者託於賢。伊尹、呂尙、管夷吾、百里奚。此霸王之船乘也。釋父兄與子孫。非疏之也。任庖人釣屠與仇讐僕虜。非阿之也。持社稷立功名之道。不得不然也。猶大匠之爲宮室也。量小大而知材木矣。比功效而知人數矣。是故呂尙聘而天下知商將亡。而周之王也。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。豈特船乘哉。夫成王霸固有人。亡國破家亦固有人。桀用于莘。紂用惡來。宋用唐鞅。齊用蘇秦。秦用趙高。而天下知其亡也。非其人而欲有功。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。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。雖舜禹猶亦困。而又況乎俗主哉。春秋之時。天子微弱。諸侯力政。皆叛不朝。衆暴寡。強刦弱。南夷與北狄交侵。中國之不絕若綫。桓公於是用管仲、鮑叔、隰朋、賓胥無、甯戚。三存亡國。一繼絕世。救中國。攘戎狄。卒脇荆蠻。以尊周室。霸諸侯。晉文公用咎犯、先軫、陽處父。強中國。敗強楚。合諸侯。朝天子。以顯周室。楚莊王用孫叔敖。司馬子反。將軍子重。征陳從鄭。敗強晉。無敵於天下。秦穆公用百里子。蹇叔子。王子廖。及由余。據有雍州。攘敗西戎。吳用延州萊季子。并冀州。揚威于雞父。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。貴爲諸侯。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於臣者。不先得賢也。

至簡公用子產。裨謚世叔。行人子羽。賊臣除。正臣進。去強楚。合中國。國家安寧。二十餘年。無強楚之患。故虞有宮之奇。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。楚有子玉得臣。文公爲之側席而坐。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。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。大辱於楚。曹不用僖負羈之諫。敗死於戎。故共惟五始之要。治亂之端。在乎審己而任賢也。國家之任賢而吉。任不肖而凶。案往世而視己事。其必然也。如合符。此爲人君者。不可以不慎也。國家僭亂而良臣見。魯國大亂。季友之賢見。僖公卽位而任季子。魯國安寧。外內無憂。行政二十一年。季子之卒後。邾擊其南。齊伐其北。魯不勝其患。將乞師於楚。以取全耳。或作身。故傳曰。患之起必自此始也。公子買不可使成衛。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。內侵於臣下。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。僖公之性。非前二十一年常賢。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。此季子存之所益。亡之所損也。夫得賢失賢。其損益之驗如此。而人主忽於所用。甚可疾痛也。夫智不足以見賢。無可奈何矣。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。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。小者亂傾。此甚可悲哀也。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。安知孔父死。己必死。趨而救之。趨而救之者。是知其賢也。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。安知疾將死。召季子而授之國政。授之國政者。是知其賢也。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。故宋殤公以殺死。魯莊公以賊嗣。使宋殤蚤任孔父。魯莊素用季子。乃將靖隣國。而況自存乎。

鄒子說梁王曰。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。湯立以爲三公。天下之治太平。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。天下之庸夫也。齊桓公得之爲仲父。百里奚道之於路。傳賣五羊之皮。秦穆公委之以政。甯戚故將車人也。叩轅行歌於康之衢。桓公任以國。司馬喜躡腳於宋而卒相中山。范雎折脇拉齒於魏而後爲應侯。太公望故

老婦之出夫也。朝歌之屠佐也。棘津迎客之舍人也。年七十而相周。九十而封齊。故詩曰。縣縣之葛。在於曠野。良工得之。以爲絺紵。良工不得。枯死於野。此七士者。不遇明君聖主。幾行乞丐。枯死於中野。譬猶縣縣之葛矣。

眉睫之徵。接而形于色。聲音之風。感而動乎心。甯戚擊牛角而商歌。桓公聞而舉之。鮑龍跪石而登轎。孔子爲之下車。堯舜相見。不違桑陰。文王舉太公。不以日久。故賢聖之接也。不待久而親。能者之相見也。不待試而知矣。故士之接也。非必與之臨財分貨。乃知其廉也。非必與之犯難涉危。乃知其勇也。舉事決斷。是以知其勇也。取與有讓。是以知其廉也。故見虎之尾。而知其大於狸也。見象之牙。而知其大於牛也。一節見則百節知矣。由此觀之。以所見可以占未發。覩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。

禹以夏王。桀以夏亡。湯以殷王。紂以殷亡。闔廬以吳戰勝。無敵於天下。而夫差以見禽於越。文公以晉國霸。而厲公以見弑於匠麗之宮。威王以齊強於天下。而湣王以弑死於廟梁。穆公以秦顯名尊號。而二世以刳於望夷。其所以君王者同。而功迹不等者。所任異也。是故成王處襁褓。而朝諸侯。周公用事也。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。任李充故也。桓公得管仲。九合諸侯。一匡天下。失管仲。任豎刁。易牙。身死不葬。爲天下笑。一人之身。榮辱俱施焉。在所任也。故魏有公子無忌。削地復得。趙任藺相如。秦兵不敢出鄢陵。任唐睢。國獨特立。楚有申包胥。而昭王反位。齊有田單。襄王得國。由此觀之。國無賢佐俊士。而能以成功立名。安危繼絕者。未嘗有也。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。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。得民心者。民往之。有賢佐者。士歸之。文王請除炮烙之刑。而殷民從。湯去張網者之三面。而夏民從。越王不墮舊冢。而吳人服。以

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。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。德合則未見而相親。賢者立於本朝。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。何以知其然也。曰。管仲桓公之賊也。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之爲相。七十言而說乃聽。遂使桓公除報讐之心而委國政焉。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。鮑叔之力也。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。無自危之心者。同聲於鮑叔也。紂殺王子比干。箕子被髮而佯狂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。自是之後。殷兼於周。陳亡於楚。以其殺比干。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。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。蘇子屈景以周楚至。於是舉兵而攻齊。樓閔王於莒。燕校地計衆。非與齊均也。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。由得士也。故無常安之國。無恆治之民。得賢者則安昌。失之者則危亡。自古及今。未有不然者也。明鏡所以照形也。往古所以知今也。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。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。則未有異乎卻走而求逮前人也。太公知之。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。夫聖人之於死。尙如是其厚也。況當世而生存者乎。則其弗失可識矣。

齊景公問於孔子曰。秦穆公其國小。處僻而霸。何也。對曰。其國小而志大。雖處僻而其政中。其舉果。其謀和。其令不偷。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繆之中。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。以此取之。雖王可也。霸則小矣。或曰。將謂桓公仁義乎。殺兄而立。非仁義也。將謂桓公恭儉乎。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。非恭儉也。將謂桓公清潔乎。閨門之內。無可嫁者。非清潔也。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。然而桓公兼有之。以得管仲隰朋。九合諸侯。一匡天下。畢朝周室。爲五霸長。以其得賢佐也。失管仲隰朋。任豎刁易牙。身死不葬。蟲流出口。一人之身。榮辱俱施者。何者。其所任異也。由此觀之。則任佐急矣。周公旦白屋之士。所下者七十人。而天下

鼓琴。鍾子期聽之。方鼓而志在太山。鍾子期曰。善哉乎鼓琴。巍巍乎若太山。少選之間。而志在流水。鍾子期復曰。善哉乎鼓琴。湯湯乎若流水。鍾子期死。伯牙破琴絕絃。終身不復鼓琴。以爲世無足爲鼓琴者。非獨鼓琴若此也。賢者亦然。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。賢者奚由盡忠哉。驥不自至千里者。待伯樂而後至也。周威公問於甯子曰。取士有道乎。對曰。有。窮者達之。亡者存之。廢者起之。四方之士。則四面而至矣。窮者不達。亡者不存。廢者不起。四方之士。則四面而畔矣。夫城固不能自守。兵利不能自保。得士而失之。必有其間。夫士存則君尊。士亡則君卑。周威公曰。士豈至如此乎。對曰。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。楚傒胥丘。負客王將殺之。出亡之。晉人用之。是爲城濮之戰。又有士曰。苗賁皇。王將殺之。出亡走晉。晉人用之。是爲鄢陵之戰。又有士曰。上解子。王將殺之。出亡走晉。晉人用之。是爲兩堂之戰。又有士曰。伍子胥。王殺其父兄。出亡走吳。闔閭用之。於是興師而襲郢。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。猶未遽至于此也。此四得罪於其士。三暴其民骨。一亡其國。由是觀之。士存則國存。士亡則國亡。子胥怒而亡之。申包胥怒而存之。士胡可無貴乎。

哀公問於孔子曰。人何若而可取也。孔子對曰。毋取拊者。無取健者。毋取口銳者。哀公曰。何謂也。孔子曰。拊者。大給利。不可盡用。健者。必欲兼人。不可以爲法也。口銳者。多誕而寡信。後恐不驗也。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。馬慤愿順。然後求其良材焉。人必忠信重厚。然後求其知能焉。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。如此人者。譬猶豺狼與。不可以身近也。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。然後親之。於是有知能者。然後任之。故

曰親仁而使能。夫取人之術也。觀其言而察其行。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。能行之士必能言之。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。夫以言揆其行。雖有姦軌之人。無以逃其情矣。哀公曰善。

周公攝天子位七年。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。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。時進善者百人。教士者千人。官朝者萬人。當此之時。誠使周公驕而且恠。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。苟有至者。則必貧而尸祿者也。尸祿之臣。不能存君矣。

齊桓公設庭燎。爲士之欲造見者。朞年而士不至。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。桓公曰。九九何足以見乎。鄙人對曰。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。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。朞年而士不至。夫士之所以不至者。君天下賢君也。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。故不至也。夫九九薄能耳。而居猶禮之。況賢於九九乎。夫太山不辭壤石。江海不逆小流。所以成大也。詩云。先民有言。詢于芻蕘。言博謀也。桓公曰善。乃因禮之。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。詩曰。自堂徂基。自羊徂牛。言以內及外。以小及大也。

齊景公伐宋。至于岐隄之上。登高以望。太息而歎曰。昔我先君桓公。長轂八百乘。以霸諸侯。今我長轂三千乘。而不敢久處於此者。豈其無管仲歟。弦章對曰。臣聞之。水廣則魚大。君明則臣忠。昔有桓公。故有管仲。今桓公在此。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。

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。歎曰。安得賢士而與處焉。舟人古乘跪而對曰。夫珠玉無足。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。人好之也。今士有足而不來者。此是吾君不好之乎。趙簡子曰。吾門左右客千人。朝食不足。暮收市征。暮食不足。朝收市征。吾尚可謂不好士乎。舟人古乘對曰。鳴鳴高飛。遠翔。其所寺者六兩也。皆上之

毛腹下之毳。無尺寸之數。去之滿把。飛不能爲之益卑。益之滿把。飛不能爲之益高。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。有六翮之用乎。將盡毛毳也。

齊宣王坐。淳于髡侍。宣王曰。先生論寡人何好。淳于髡曰。古者所好四。而王所好三焉。宣王曰。古者所好。何與寡人所好。淳于髡曰。古者好馬。王亦好馬。古者好味。王亦好味。古者好色。王亦好色。古者好士。王獨不好士。宣王曰。國無士耳。有則寡人亦說之矣。淳于髡曰。古者驂騑騶驥。今無有。王選於衆。王好馬矣。古者有豹象之胎。今無有。王選於衆。王好味矣。古者有毛廬西施。今無有。王選於衆。王好色矣。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。而後好之。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。宣王嘿然無以應。

衛君問於田讓曰。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。賞賜盡御府繒帛。而士不至。何也。田讓對曰。君之賞賜。不可以功及也。君之誅罰。不可以理避也。猶舉杖而呼狗。張弓而祝雞矣。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。害之必也。

宗衛相齊。遇逐罷歸舍。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。曰。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。田饒等皆伏而不對。宗衛曰。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。饒對曰。非士大夫之難用也。是君不能用也。宗衛曰。不能用士大夫何若。田饒對曰。廚中有臭肉。則門下無死士。今夫三升之稷。不足於士。而君鴈鶩有餘粟。紈素綺繡靡麗。堂楯從風雨弊。而士曾不得以緣衣。果園梨栗。後宮婦人撫以相撻。而士曾不得一嘗。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。死者士之所重也。君不能用所輕之財。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。豈不難乎哉。於是宗衛面有慚色。逡巡避席而謝曰。此衛之過也。

魯哀公問於孔子曰。當今之時。君子誰賢。對曰。衛靈公。公曰。吾聞之。其閨門之內。姑姊妹無別。對曰。臣觀

於朝廷。未觀於堂陛之間也。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。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。其信足以守之。而靈公愛之。又有士曰王材。國有賢人。必進而任之。無不達也。不能達。退而與分其祿。而靈公尊之。又有士曰慶足。國有大事。則進而治之。無不濟也。而靈公說之。史鰌去衛。靈公邸舍三月。琴瑟不御。待史鰌之入也。而後入。臣是以知其賢也。

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。仲尼聞之。使人往視。還曰。廊下有二十五俊士。堂上有二十五老人。仲尼曰。合二十五人之智。智於湯武。并二十五人之力。力於彭祖。以治天下。其固免矣乎。

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。銅鞮伯華而無死。天下其有定矣。子路曰。願聞其爲人也何若。孔子曰。其幼也敏而好學。其壯也有勇而不屈。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。子路曰。其幼也敏而好學。則可。其壯也有勇而不屈。則可。夫有道又誰下哉。孔子曰。由不知也。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。以貴下賤。無不得也。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。豈無道哉。欲得士之故也。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。君子乎哉。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。田子方從。夫子擊過之。下車而趨。子方坐乘如故。告太子曰。爲我請君待我朝歌。太子不說。因謂子方曰。不識貧窮者驕人。富貴者驕人乎。子方曰。貧窮者驕人。富貴者安敢驕人。人主驕人而亡其國。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。大夫驕人而亡其家。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。貧窮者若不得意。納履而去。安往不得貧窮乎。貧窮者驕人。富貴者安敢驕人。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。文侯歎曰。微吾子之故。吾安得聞賢人之言。吾下子方以行。得而友之。自吾友子方也。君臣益親。百姓益附。吾是以得友士之功。我欲伐中山。吾以武下樂羊。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。我是以得有武之功。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。吾

未見以智驕我者也。若得以智驕我者，豈不及古之人乎？

晉文侯行地登隧，大夫皆扶之。隨會不扶。文侯曰：「會，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，其罪奚如？」對曰：「其罪重死。」文侯曰：「何謂重死？」對曰：「身死，妻子爲戮焉。」隨會曰：「君奚獨問爲人臣忍其君者，而不問爲人君而忍其臣者？」耶文侯曰：「爲人君而忍其臣者，其罪何如？」隨會對曰：「爲人君而忍其臣者，智士不爲謀，辨士不爲言，仁士不爲行，勇士不爲死。」文侯援綏下車，辭大夫曰：「寡人有腰髀之病，願諸大夫勿罪也。」

齊將軍田穉出將，張生郊送曰：「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，洗耳而不受；將軍知之乎？」曰：「唯然知之。」伯夷、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爲，將軍知之乎？」曰：「唯然知之。」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爲人灌園，將軍知之乎？」曰：「唯然知之。」智過去君弟變姓名，免爲庶人，將軍知之乎？」曰：「唯然知之。」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，將軍知之乎？」曰：「唯然知之。」此五大夫者，名辭之而實羞之。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，提鼓擁旗，被堅執銳，旋回十萬之師，擅斧鉞之誅，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。田穉曰：「今日諸君皆爲穉祖道具酒脯，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道，謹聞命矣。」

魏文侯見段干木，立倦而不敢息。及見翟璜，踞堂而與之言。翟璜不說。文侯曰：「段干木，官之則不肯，祿之則不受。今汝欲官則相至，欲祿則上卿，旣受吾賞，又責吾禮，毋乃難乎？」

孔子之郟，遭程子於塗，傾蓋而語終日。有間，顧子路曰：「取束帛一以贈先生。」子路屑然對曰：「由聞之也。」士不中而見女，無媒而嫁，君子不行也。孔子曰：「由，詩不云乎？『野有蔓草，零露漙漙。』有美一人，清揚婉兮。邂逅相遇，適我願兮。今程子，天下之賢士也，於是不贈終身不見。」

大德毋踰閑。小德出入可也。

齊桓公使管仲治國。管仲對曰。賤不能臨貴。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。桓公曰何故。管仲對曰。貧不能使富。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。桓公曰何故。對曰。疏不能制親。桓公立以爲仲父。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。孔子曰。管仲之賢。不得此三權者。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。

桓公問於管仲曰。吾欲使爵腐於酒。肉腐於俎。得無害於霸乎。管仲對曰。此極非其貴者耳。然亦無害於霸也。桓公曰。何如而害霸。管仲對曰。不知賢害霸。知而不用。害霸。用而不任。害霸。任而不信。害霸。信而復使小人參之。害霸。桓公曰善。

魯人攻鄆。曾子辭於鄆君曰。請出。寇罷而後復來。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。鄆君曰。寡人之於先生也。人無不聞。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。我胡守先生之舍。魯人果攻鄆而數之罪十。而曾子之所爭者九。魯師罷。鄆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。

宋司城子罕之貴。子韋也。入與共食。出與同衣。司城子罕亡。子韋不從。子罕來。復召子韋而貴之。左右曰。君之善子韋也。君亡不從來。又復貴之。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。子罕曰。吾唯不能用子韋。故至於亡。今吾之得復也。尙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。吾故貴之。且我之亡也。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。奚益於吾亡哉。

楊因見趙簡主曰。臣居鄉三逐。事君五去。聞君好士。故走來見。簡主聞之。絕食而歎。跽而行。左右進諫曰。居鄉三逐。是不容衆也。事君五去。是不忠上也。今君有士見過人矣。簡主曰。子不知也。夫美女皆醜。而

仇也。盛德之士。亂世所疏也。正直之行。邪枉所憎也。遂出見之。因授以爲相。而國大治。由是觀之。遠近之人。不可以不察也。

應侯與賈午子坐。聞其鼓琴之聲。應侯曰。今日之琴。一何悲也。賈午子曰。夫張急調下。故使人悲耳。急張者。良材也。調下者。官卑也。取夫良材而卑官之。安能無悲乎。應侯曰。善哉。

十三年。諸侯舉兵以伐齊。齊王聞之。惕然而恐。召其羣臣大夫告曰。有智爲寡人用之。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。王復問之。又大笑不應。三笑不應。王艷然作色不悅曰。先生以寡人語爲戲乎。對曰。臣非敢以大王語爲戲也。臣笑臣隣之祠田也。以一奩飯。一壺酒。三鮒魚。祝曰。蟹堞者宜禾。滂邪者百車。傳之後世。洋洋有餘。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。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爲上卿。賜之千金。革車百乘。與平諸侯之事。諸侯聞之。立罷其兵。休其士卒。遂不敢攻齊。此非淳于髡之力乎。

田忌去齊奔楚。楚王郊迎至舍。問曰。楚萬乘之國也。齊亦萬乘之國也。常欲相并。爲之奈何。對曰。易知耳。齊使申孺將。則楚發五萬人。使上將軍將之。至禽將軍首而反耳。齊使田居將。則楚發二十萬人。使上將軍將之。分別而相去也。齊使眡子將。楚發四封之內。王自出將而忌從。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。如是則王僅得存耳。於是齊使申孺將。楚發五萬人。使上將軍至。擒將軍首反。於是齊王忿然。乃更使眡子將。楚悉發四封之內。王自出將。田忌從。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。益王車屬九乘。僅得免耳。至舍。王北面正領。齊祛問曰。先生何知之早也。田忌曰。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。賢不肖者俱不爲用。是以亡也。田居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。賢者負任。不肖者退。是以分別而相去也。眡子之爲人也。尊賢者而愛不肖者。

賢不肖俱負任。是以王僅得存耳。

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。飲酣。文侯喟然歎曰。吾獨無豫讓以爲臣。蹇重舉酒進曰。臣請浮君。文侯曰。何以。對曰。臣聞之。有命之父母。不知孝子。有道之君。不知忠臣。夫豫讓之君。亦何如哉。文侯曰。善。受浮而飲之。嚼而不讓。曰。無管仲鮑叔以爲臣。故有豫讓之功也。趙簡子曰。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。史黯曰。安用之。簡子曰。良臣人所願也。又何問焉。曰。君以爲無良臣故也。夫事君者。諫過而薦可。章善而替否。獻能而進賢。朝夕誦善。敗而納之。聽則進。否則退。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。不能匡相其君。使至於難。出在於外。又不能入亡而棄之。何良之爲。若不棄。君安得之。夫良將營其君。使復其位。死而後止。何曰。以來。若未能。乃非良也。簡子曰。善。

子路問於孔子曰。治國何如。孔子曰。在於尊賢而賤不肖。子路曰。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。其亡何也。曰。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。賤不肖而不能去也。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。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讐之。賢者怨之。不肖者讐之。怨讐並前。中行氏雖欲無亡。得乎。

晉荆戰於邲。晉師敗績。荀林父將歸。請死。昭公將許之。士貞伯曰。不可。城濮之役。晉勝于荆。文公猶有憂色。曰。子玉猶存。憂未歇也。困獸猶鬪。況國相乎。及荆殺子玉。乃喜曰。莫予毒也。今天或者大警晉也。林父之事君。進思盡忠。退思補過。社稷之衛也。今殺之。是重荆勝也。昭公曰。善。乃使復將。

正諫

易曰。王臣蹇蹇。匪躬之故。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。而諫其君者。非爲身也。將欲以匡君之過。矯君之失也。君有過失者。危亡之萌也。見君之過失而不諫。是輕君之危亡也。夫輕君之危亡者。忠臣不忍爲也。三諫而不用。則去。不去。則身亡。身亡者。仁人所不爲也。是故諫有五。一曰正諫。二曰降諫。三曰忠諫。四曰戇諫。五曰諷諫。孔子曰。吾其從諷諫矣乎。夫不諫則危君。固諫則危身。與其危君。寧危身。危身而終不用。則諫亦無功矣。智者度君權時。調其緩急。而處其宜。上不敢危君。下不以危身故。在國而國不危。在身而身不殆。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。而殺之。曹羈三諫。曹君不聽而去。春秋序義。雖俱賢而曹羈合禮。

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。六月不歸。令左右曰。敢有先言歸者。致死不赦。顏燭趨進諫曰。君樂治海上。而六月不歸。彼儻有治國者。君且安得樂此海也。景公援戟將斫之。顏燭趨進。撫衣待之曰。君奚不斫也。昔者桀殺關龍逢。紂殺王子比干。君之賢非此二主也。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。君奚不斫。以臣參此二人者。不亦可乎。景公說。遂歸。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。

楚莊王立爲君。三年不聽朝。乃令於國曰。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。今寡人有國家。立社稷。有諫則死無赦。蘇從曰。處君之高爵。食君之厚祿。愛其死而不諫其君。則非忠臣也。乃入諫。莊王立鼓鐘之間。左伏楊姬。右擁越姬。左綢衽。右朝服。曰。吾鼓鐘之不暇。何諫之聽。蘇從曰。臣聞之。好道者多資。好樂者多迷。

好道者多糧。好樂者多亡。荆國亡無日矣。死臣敢以告王。王曰善。左執蘇從手。右抽陰刃。列鐘鼓之懸。明日授蘇從爲相。

晉平公好樂。多其賦斂。下治城郭。曰敢有諫者死。國人憂之。有咎犯者。見門大夫曰。臣聞主君好樂。故以樂見。門大夫入言曰。晉人咎犯也。欲以樂見。平公曰。內之。止坐殿上。則出鐘磬竽瑟。坐有頃。平公曰。客子爲樂。咎犯對曰。臣不能爲樂。臣善隱。平公召隱士十二人。咎犯曰。隱臣竊顧昧死。御平公曰。諾。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。平公問於隱官曰。占之爲何。隱官皆曰。不知。平公曰。歸之。咎犯則申其一指曰。是一也。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。柱梁衣繡。士民無褐三也。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。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。近臣不敢諫。遠臣不敢達。平公曰。善。乃屏鐘鼓。除竽瑟。遂與咎犯參治國。

孟嘗君將西入秦。賓客諫之百通。則不聽也。曰。以人事諫我。我盡知之。若以鬼道諫我。我則殺之。謁者入曰。有客以鬼道聞。曰。請客入。客曰。臣之來也。過於溜水上。見一土耦人。方與木梗人語。木梗謂土耦人曰。子先土也。持子以爲耦人。遇大大雨。水潦並至。子必沮壞。應曰。我沮乃反吾真耳。今子東園之桃也。刻子以爲梗。遇天大雨。水潦並至。必浮子。泛泛乎不知所止。今秦四塞之國也。有虎狼之心。恐其有木梗之患。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。而無以應。卒不敢西嚮秦。

吳王欲伐荆。告其左右曰。敢有諫者死。舍人有少孺子者。欲諫不敢。則懷丸操彈。遊於後園。露沾其衣。如是者三旦。吳王曰。子來何苦沾衣如此。對曰。園中有樹。其上有蟬。蟬高居悲鳴飲露。不知螳螂在其後也。螳螂委身曲附。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。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。此三者皆務

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。吳王曰：善哉！乃罷其兵。

楚莊王欲伐陽夏，師久而不罷。羣臣欲諫而莫敢。莊王獵於雲夢，椒舉進諫曰：王所以多得獸者，馬也；而王國亡，王之馬豈可得哉？莊王曰：善。不穀知拙，強國之可以長，諸侯也；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，而忘吾民之不用也。明日飲諸大夫酒，以椒舉爲上客，罷陽夏之師。

秦始皇帝太后不謹，幸郎嫪毐，封以爲長信侯，爲生兩子。毐專國事，浸益驕奢，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，酒醉爭言而鬪，瞋目大叱曰：吾乃皇帝之假父也！嬖人子何敢乃與我亢？所與鬪者，走行白皇帝。皇帝大怒，毒懼誅，因作亂，戰咸陽宮，毒敗。始皇乃取毒四肢車裂之，取其兩弟囊撲殺之，取皇太后遷之于蕢陽宮。一本作咸陽下令曰：敢以太后事諫者，戮而殺之。從蒺藜其脊肉，幹四肢而積之闕下。諫而死者二十七人。

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：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。皇帝使使者出問客，得無以太后事諫也？茅焦曰：然。使者還白曰：果以太后事諫。皇帝曰：走往告之。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？使者問茅焦。茅焦曰：臣聞之，天有二十八宿，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。臣所以來者，欲滿其數耳。臣非畏死人也。走入白之。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，使者入白之。皇帝大怒曰：是子故來犯吾禁，趣炊鑊湯煮之。是安得積闕下乎？趣召之入。皇帝按劍而坐，口正沫出，使者召之入。茅焦不肯疾行，足趣相過耳。使者趣之。茅焦曰：臣至前則死矣。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？使者極哀之。茅焦至前再拜謁起，稱曰：臣聞之，夫有生者不諱死，有國者不諱亡。諱死者不可以得生，諱亡者不可以得存。死生存亡，聖主所欲急聞也。不審陛下欲聞之，不。皇帝曰：何謂也？茅焦對曰：陛下有狂悖之行，陛下不自知邪？皇帝曰：何等也？願聞之。茅焦對曰：陛下車裂假父，有嫉妬